

初中學生文庫

長夏的南洋

羅靖華 編者



中華書局編印

長夏的南洋

四時都是夏

人家說，南洋地方「四時都是夏，一雨便成秋」的確是塊好地方。假如是一個怕聽深秋的搖落，怕受嚴冬的寒威像我一般的人，住在這種地方，實在合式得很。可是，朋友們也很多不滿意它的人：說它山青得太缺少了變化，說它烈日薰蒸得太沒休息，說它椰林橡樹安排得太呆板，說它金錢的氣燄籠罩得太普遍，說它怎樣怎樣。這些自然都是事實，並非憑空杜撰的想像，你縱然愛它，也無從辯護；何況今年已將近度過了十個月，只見時時都是夏，而並不曾見過秋。雨點比苦寒地方的太陽還難得，大家都不免氣喘吁吁的盼望雲霓的出現！這樣，你縱然要為它辯護，也無由辯護起了。

然而長夏究竟也還有它的好處：你無須看到楓林紅葉而驚秋，你無須聽到秋風搖落而寒衣，你無須爲禦寒的準備，你無須担心着北風的威嚴；同時，炎夏雖長，並不像上海的夏日似的炎炎如烈火，不致使你坐立不安，不致使你到處感着一種焦灼。

所以，南洋在我終是可贊美的地方，它使我有悠然的無罣慮的心，在晚涼中的燈下，在早浴後的園中，隨意的讀讀書，寫寫文章，而不會隨着四時的遞嬗，變更我的心情。豈但贊美，還得感謝呢！

天之驕子

稍閒的時候，入晚的辰光，叫一部 Taxi，（即租賃的汽車，華僑叫做「出稅車」）邀幾個朋友，兜一回風，這在長夏的南洋，似乎已經成了一種極流行的嗜好。吸吸新鮮空氣，疏整天的疲勞，自然是兜風的目的之一；賞賞風景，看看街市，却也是兜風的樂事。

我呢，每回兜風，除了贊美空氣與風景外，總不免有些須感想，那是關於「天之驕子」的住宅的。

「天之驕子」似的白種人，支配全世界政治的是他們，掌握全世界經濟的是他們，擁着文明的美譽的是他們，享着物質的幸福的是他們，高視闊步，旁若無人，而人亦奈何他不得的（？）也是他們；在不幸（？）染上了顏色的我們的眼底，他們是多麼可驕啊！丟開大的不說，且說小一點的，只說他們的生活；再說小一點的，只說他們的居處，便够我們豔羨了。

風景最好的地方，空氣最好的處所，一定有整齊精緻，玲瓏小巧的房子；在佈置得漂漂亮亮的房子裏，一定是天之驕子的他們。在動人的紅燈光下，輕言軟語，高談大笑，或閱報讀書，或吸煙閒坐，或徐步庭前草場，或「像人」一樣的躺在那裏休息的，也一定是天之驕子。啊！讓我們來贊美罷：天之驕子的他們和他們的住所啊！說富麗堂皇，的確富麗堂皇；說舒適優美，的確舒適優美；說有如神仙中人的確有如神仙中人；說幽靜愉悅，的確幽靜愉悅；說甚麼，的確是甚麼……昨天兜風時所看到的剛剛造好的一幢房子，今天便有他們在裏面住下了；機器一般的土人，還正在光着膀子，流着熱汗，努力的在替他們趕造新居，惟恐他們之中有一個人不得其「所」似的，這也就「無怪其然」了。因為他們是「天之驕子」啊！也許你以為我說得太多了，太沒志氣了吧！然而擠在「天」裏的我們的世界啊，還不

知在那一個時代，那一個地方，也許終我們的一生，沒有住這種幽居的幸福吧？就算金錢許可，他們也明明的不許我們雜居呀！

Tab. 開過去了，回頭望，紅燈之下，好像一派火光在燃燒着；嗚嗚的摩托車聲，好像在吶喊！

新居

去年重來到這個地方時，原到A旅館去問過一趟，想租一間房子住住，因為每月要付租金幾十盾，（荷屬東印度的錢幣，分爲仙鈔盾，即十仙爲一鈔，十鈔爲一盾，如我國的元角分，荷人稱一元爲一 *gulden*，華僑僅取其尾音譯稱爲盾，現在每盾可換滬洋一元七角餘。）覺得太費，便作罷了。幾週前，自以爲頗適合於南洋氣候的我，忽然受不住炎威似的，右面的半邊額頭作痛起來。頭痛原來是我平常慣有的毛病，但平常只須好好的睡一晚，明早起來，便「病若失」的好了；這回却成了例外，日夜都作痛，睡已不生效力。大概是住所的空氣不好，車馬太吵鬧罷！于是想起了A旅館，暫時搬去住幾晚——算是休養。

一個禮拜之後，頭痛好了，爲了經濟，便又從僅僅住了三晚的A旅館搬了回來。可是，那清涼的房間，那蔥綠的草樹，那幽靜的燈光，那專供本館旅客消遣的電影，那後廳外的小花園，那涼夜的耿耿星河，那似乎很難看見的夜的碧空，都似乎在引誘我，攪動我。雖然那半夜還要咕咕的叫幾陣的鴿子，並不在我的留戀之內。

燈光太弱，換一個較強的；房間太小，換一間較大的；檯子太少，加一張；其餘的……「好辦好辦！」辦事員這樣慇懃的千將萬就，我就想不搬去，也不好意思了。何況朋友們老是說我的臉色難看，許是因爲住所空氣太不好的原故，爲了健康，何不遷移一下呢？

早睡早起，原是於健康上有關係的好習慣，熱帶地方，據說尤其需要早起。初來此間時，看見人家們早早的睡覺，我覺得未免辜負了良宵，後來我想早睡，人家們却又受了我的傳染似的，談笑不到午夜不休。我竟「早」而不「睡」。至于早晨，人家們已辦了半天的事，我還不曾睡醒，非等到飯碗擺上了桌，不肯起來——這時至少是上午九點了！這樣，恐怕也不衛生吧？雖然晏起的同志們，常以「習慣成自然，沒有關係」做我們的護符。

清靜的晚上，獨自讀讀書，寫寫文章，不很好麼？朗爽的早晨，沖完涼，在小園邊吸吸新空

氣，賞賞朝景，不很好麼？搬搬新地方，改改舊習慣，不很好麼？於是，我搬回舊居不到三天，第三晚便又搬入A旅館的新居了。

朋友們初次到新居來時，總順便打聽多少錢一個月。我也總是老實的告訴他們，而接着說明一句道：「這樣的價錢，在旅館方面說，原算很便宜；而在我這住客方面，總覺得太貴了。」

這樣看來，新居之於我，能够維持多久，也就可以推想得到了。

蚊子

我國舊小說裏描寫仙鄉福地，有兩句極普通的話道：「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草。」如果此外不須再有旁的條件，那這長夏的南洋，真也可以稱為仙鄉福地了。蚊子也許和人們一般，愛好這仙鄉福地吧！特別的來得多，假如它僅僅在山花野草之間，欣賞着南國風光，僅僅在月白風清之夜，歌詠着南國景物，那我們也許還會大做其蚊子贊頌，也許還會把它描寫在我們的南國文章裏面；不幸它絕不懂得這些，絕不顧到旁人，它們的唯一的目

的，在吸吮人們的血，在攪擾人們的專心，在吵醒人們的清夢，在搗亂人們的遐想，隨時隨地都出現着：怕蚊子如老虎的我，真被它窘够了！

長夏雖然可愛，也並不是沒有可怕的時候。每天的強烈的太陽，晒在頭頂上的屋瓦上，照在窗外的牆上，反射到工作的室中時，往往炎熱得喘不過氣來；那轉動得更忙的電扇，但不能稍減炎威，反而使得人昏沉沉的打不起精神。這樣，自然而然的使人想到晚間的清涼，早晨的爽朗。可是成羣結隊的蚊子，却偏又在那兩種的時間裏特別活動：腳上，手上，臂上，腿上，頰上，耳上，頸上，無孔不入！點蚊香吧，蚊香雖烈，蚊子似乎不怎麼害怕，當一縷輕風將香烟吹向一邊時，蚊子便從另一邊迅速的進攻，結果是蚊子不曾薰走多少，坐在香烟繚繞中的菩薩似的人，却被薰得半死了！

新近的移居，雖然是爲着求清靜與空氣，多少帶點養息的意味，對蚊子的逃避，也是原因之一。不料蚊子的數量雖少，活動時間却不分晝夜，攪擾得更利害！清早坐在太陽光底下看看書吧，有蚊子；白日坐在陰涼的大廳裏寫寫文章吧，有蚊子；晚間坐在窗前的燈下看看報紙吧，有蚊子。看去不過三四個，甚或只一兩個，可是它們比鬼精靈還乖，比共產黨還虛，比

什麼都利害，捉不到，打不着，晚間或者還要攢到帳子裏，吵得你一夜不能好好的睡。

住在苦寒地方的朋友們，也許要羨慕我度着的長夏，可是這可怕的蚊子啊，實在使得我煩燥，假如有一天我厭倦這長夏的南洋，那最使我厭倦的，一定是蚊子。

買家具

又是一個新居。

新居已經可居了——有了一張床和一個書櫥，而且廳上有了一張石面小方檯和四張椅子，爲了需要和方便，當然還得置備一些檯子和衣架之類。這在大家都不免遇事媽胡的我們，却也是一件非朝夕所能實現的計劃，到了第三天，IC君到底拿到了錢，毅然穿起「衫褲」去買了。晚上，我也決然跑到馬路邊的家具攤上，打算和馬來人做點買賣。不料我的馬來話太不中用，連數目字都對付不來，後來找到了一個朋友，才買好了兩張檯子，三個衣架，一個鞋架。這種家具，自然不好，檯面是薄薄的，恐怕承不起半個胖子伏在上面寫字，檯腳是細細的，恐怕小孩子拉一下，都要折斷，上面的漆，不過是一層赭色的薄油，無論過多久，總

不會乾透而不粘粘搭搭的，嫩到溫水滴上去也要和受了一個指頭的輕按的小姑娘的臉一般，顯出一塊白色。可是價錢很便宜呀！四件東西合起來還不過幾盾錢，還不够C君從木器店裏買一張更小的擺茶杯茶壺的小檯子呢！

C君買來的，好自然較好，貴也就貴，可是我們也不好怎樣的說人家不應該吧。人家開一家木器店，該花多少本錢：從登坡稅算起，所得稅、印花稅、房稅、工錢、伙食，一共多少？除了成本，加上利息，這樣定價怎得不貴？在這南島地方，尤其是荷屬，稅重而繁，所以甚麼都貴，比上海貴，比香港貴，比英屬貴。這又怎能單單的怪木器店？馬來人呢，自然也不能例外。可是他們是土著，他們生活簡單，他們無須入口稅，他們無須佃房子，可以在甘蓬（Kandong）馬來語之鄉村）之中，樹陰之下，茅屋之前，草地之上工作，可以砍伐自己的樹木，可以利用不貴的木材做材料，他們無須商店，也無須租地，可以挑在肩上，遊行叫賣，可以擺在路邊空地，等候買主，他們無須巨大的路費，回到了住所，便是回到了家裏，不像我們遠隔海天。

不過，便宜的東西，到底使利於窮人，為經濟起見，明知東西不好，也樂於購買，日本貨之暢銷于東洋，便是這個道理吧？

第二天早晨，當一個馬來人挑着二担家具叫賣時，我又買了一批。

僑團會

我最怕開會，尤其是僑團會，因為每開一次會，總要幾個鐘頭，而並沒有甚麼了不得的結果。

開會之初，往往大家不厭煩的討論選舉手續，投票方法，有記名無記名等，彷彿十分鄭重其事，等到時間過得久一點，於是大家又呵欠連連，身體有些不由自主的東歪西靠，或小便作祟，不問主席，而自由離席起來，彷彿會場秩序並沒有重視的必要；等到票一投好，便又好似學生交了考試卷一般，紛紛如鳥獸散，主席雖怎樣的勸告也不能挽留，除了幾個被主席指定的開票、監票、檢票、唱票、紀票幾個人外，其餘便都來不及看選舉的結果，而忙着回家睡覺或吃飯去了。

時間耽擱了，事情並沒有做多少，而且並不會將會開完，這樣的會，你想有甚麼意義！更使人感到不痛快的，還有一件事，便是華語巫語（即馬來話）的對譯。

僑生不會說國語或任何祖國土語的，據說從前很普遍，現在已減少了多少了，可是會場中依然不少這種代表。他們發表意見時，當然是用的巫語，於是主席或旁人等他們說完之後，不得不譯成國語，使不懂巫語者知道他們說些甚麼。旁的代表用國語發表意見時，不懂國語者又茫然，於是主席或旁人又不得不譯一回巫語。假如有說英語或其他外國語的民族在座，自然更要譯成英語或其他外國語。會場中說話，本來以經濟與扼要為主，單說一遍，若是冗長一點，已經够你聽的了，再加上幾重繙譯的工夫，那得不使人困倦？

可是事實上又不由不如此。在巫語演說中，我常常只聽得懂 *T'oeat-t'oeat*（馬來話之諸位先生讀如 *ㄉㄨㄛ ㄉㄨㄛ*）和 *prima kesi*（馬來話之謝謝）和無數的 *Saja*（馬來話之我讀如 *ㄌㄚ ㄧ*），少數的中國字，如「代表」、「先生」、「商會」、「中國」、「假如」（*kaloo*）等，以外便毫無所知，可以推想到說巫語者聽國語的困難的程度。因此，每次開會，我每次都提議請用國語說話，每次都又自動的打消了。

僑胞中這種語言上的困難，如果有完全打破的一天，大家都使用國語，彼此的感情一定更能融洽，至少開會時大家都痛快一點，我想。

釘子和石灰

當下午四點多鐘，我第一次出去時，C君就叫我順便買幾個釘子。回來經過商店時，却忘記了。上燈時分，我預備專程去買。W君說：「天晚了，明天再買吧。」

我聽了，不覺希奇。這麼熱鬧的城市，天晚與買東西有甚麼關係？那樣東西不可以在夜市裏買到？只要我不嫌多走幾步路，買小小的幾個釘子，當然無問題。

恐怕馬來話說不來因而買不到麼？可是這種東西並不須到馬來人開的鐵器店，隨便那一家哇弄（*Wanong*）馬來話之油米雜貨店，店裏都可以買到。這裏的哇弄店，從極熱鬧的都市到極荒僻的山頂（勿尤），誰都知道，百分之九十九是「唐山」（南僑多稱中國為唐山）人開的，而且是客籍人。（廣東嘉應州各屬及惠州人為客籍人）客籍人不像福建人的往往只會說馬來話而不會說自己的本國的方言，（自然是指多數僑生）這在聽客話的程度已有九十分的我，去買幾個釘子，「有何難哉」

「何況將國音的「釘」（勿尤）念成「當」（勿尤），便成了客音，我也會……」

我正要申說下去，W君截住說：「無論你的理由怎樣充足，總歸非到白天很難買到釘子，如買石灰一般。」原來這是這裏的習慣，「晚上不賣釘子和石灰」。

「釘子是尖銳的，石灰是爆烈的，在這殖民地，或者恐怕人家用它們來作亂，所以嚴禁晚間買賣？」我這樣狐疑着，却又覺得理由不充分，而且不成爲理由。

恰好第二天跑到一家較遠的哇弄店裏去看一個朋友，順便談起這個問題，這才知道不過是一種「迷信」。他告訴我說：「有知識較開明的店主，對於這種本地人的迷信當然置之不顧，可是迷信神鬼、魔術和命運的，却不分華人與巫人，都深深的信守着。據說本地人的巫師「躲棍」（Doekoen）道法十分了得！可以死人，也可以活人；可以福人，也可以禍人。人家如果在燈下買到了你店裏的釘子或石灰，交給「躲棍」之後，那麼，你的生意的枯榮，家宅的安危，便都穩操在「躲棍」的手裏；「躲棍」焚香念起咒來，叫你怎樣你便得怎樣！這是多麼危險呀！所以，晚間，就是自認爲文明古國的我們華人，也不賣釘子和石灰。」

我們華人，真不愧爲馬來人的好朋友，連迷信都可以共同遵守。據說，釘子和石灰之外，醋也是晚間不賣之物。

浪練

夜闌人靜之時，愛好談閒天的朋友也有些打呵欠，語聲遲鈍或竟模糊如夢囈，而有睡意了。那不知何處傳來的鼓聲，却仍舊隨着晚風，冬冬的高一聲低一聲的送入耳鼓，還偶然有一兩聲尖脆柔靡的女人的歌聲，幾乎每夜如此。我的平靜的心，也幾乎每夜被它們打動，雖然說不清是悲是歡，是感慨是懷念，是頹喪是無聊，是欣賞是驚奇。

這是熱帶民族的熱情的舞蹈，就是所謂浪練（Dough）照國音應譯為「多給几」。

這一班浪練，就在我們的居所後面不遠的一條橫街上表演着。那原是一個偏僻的地方，附近一帶都是住家，馬來人最多。矮矮的房子，低低的屋簷，門前或屋旁，從屋裏傾出來的污水泛成的小溝，黑水烏泥，時時發出刺鼻的氣味。弄堂一般的街，又窄又不潔淨，雖是白天，也絕少車馬來往。居民無力用電燈，連有燈罩的煤油燈也點不起似的，只有從細細的燈捻上發出微弱的搖幌不定的煤油燈光。晚上，自然更無車馬光顧了。僅僅街口上有三兩個攤販，在屋角空地上擺着烟草、火柴、香蕉、流連、山橘，與紅毛丹之類，另一邊有一個賣冰水的，

偶然有幾個赤膊赤腳圍着紗籠的馬來人和他們交易一下，也有很少的馬來婆和小姑娘來買一點食品。他們所點的電石燈，要算這一帶的唯一的光明的了。

有蹲在攤販旁吃東西的人，也有蹲在不遠的簷下大小便的人。

鼓聲和歌聲，每晚便從這麼一個地方發出。

昏暗的燈光中，圍着一羣人，大半是捆包頭，穿紗籠的（馬來人無論男女都圍一條花圍裙，叫做紗籠）。馬來人，有的還赤着脖子，圍裏面是五六個舞蹈者，男女各一半，繞着那豎在地上的兩個燈頭的煤油燈，冲着那濃黑的煤油烟而跳着。手拍的和槌擊的鼓，和着那獨奏的喇叭，奏出一種單純的音樂。樂師們自然和平常的馬來樂隊一般的坐在舞場的上。

從西北來的L君，常覺得馬來人的樂曲像我國西北民間的歌曲，喇叭的形式也一般無二，而由它所吹出的調子，和西北或塞外所聽到的也幾乎一樣。雖在炎熱的天空下聽來，也足以使人想到塞外的寒霜凍雪和那淒厲的北風，昏暗的天空，荒涼的街市和那廣漠的曠野。一個在南，一個在北，兩地的人民又絕無來往，而音樂與樂曲會如此相似，這真是一件



蘇門答臘之土人舞

奇事，使人無由索解！

且賞識我們的跳舞者：男的頭上的包頭

有的照常包着，有的解下了，紗籠都脫下搭在肩頭，或圍在腰間，上身赤露着，下身穿一條短褲子，和平常的苦力沒有兩樣。女的不曾穿外衫，袒着兩個膀子，和奶奶以上的胸膛，棕色的肉，襯着黑色的浴衣似的緊衫，在煤油燈下，越顯得黑。她們的紗籠裏面沒有褲子，自然不會將紗籠脫下，可是也高高的纏在腰上，平常紗籠之長總可達到腳踝骨，此刻却只齊着膝蓋，下面露出半截，平常不大容易看見的長腿，也和男子一般，赤着腳在舞着。她們肩上都搭着一塊紅帕子似的布，不知是預備揩汗的還是